

麻瘋

生生社敬刊

瘋門全書

板存福省鹽道前
何學穎刻字鋪

痲瘋全書上下二卷由廬陵王霞九自江西寄至粵東言在江西已活數百人囑為刻印廣傳校訂者為高要何右卿茂才傳瑤也石卿見此書驚喜謂廣東多痲瘋醫治者多係單方從未見有如此書之明備者石卿知醫因校訂此書已治愈一家三人喜極請急付之梓予謂此書於各症條

分縷析非單方治病者可也必將全書了然於胸中用藥方能得當務望見此書者多傳於知醫之人施送日多愈傳愈廣活人功德可限量耶粵東多好善

君子諒必與鄙人有同心也

道光二十五年歲次乙巳春正月敬業堂

重刻謹誌

廬陵蕭曉亭先生著

鈴陽金石劉旭珍參証
春臺袁世熙編定

原敘

余自幼愛泊岐黃術謂醫雖小道有裨於
人曰讀書人所宜愛及顧不登門不索謝

據六經之法而治之求方者日益衆嗣以
有妨舉業乃力辭而置之矣惟治癘則尤
汲汲不遑常恐其不我遇夫癘疾也得之
者父子離散夫妻睽違戚友避之行道叱
之非若他疾只傷一人癘實傳染常多或
傷隣友或傷一家至於無與爲婚而絕嗣

者不少張子云疲癯殘疾皆覓見弟之顛
連而無告者也不其然乎顧治是疾百今
旣少專書方亦寥寥而庸輩偶得一二方
私爲祕本挾此以索重貲及叩以病源藥
性茫然不知其故精醫之士又或畏其穢
汚而不經心或自爲正報而托於緣定使

抱是病者有病無藥致自縊投水死者往往有之余甚憫焉究心多年治不下數百餘人爰著此編舉其綱張其目條分縷晰三易寒暑頗費苦心閱是編者豈惟可以治癘亦於分經治病之道可得其概矣有心者廣而行之亦吾輩隨地利人之一端

也歟

嘉慶元年孟夏月初九日曉亭主人書

序

疾病之最慘最酷最易傳染而不忍目覩者
曰瘟疫曰癘瘋仲景瘟疫論兵燹後盡失其
傳賴姑蘇吳又可特闢手眼破叔和之籬藩
接長沙之心傳參伍錯綜委曲詳明至今兆
民賴以生全獨癘瘋幾千百年明哲代出無
不爲之束手聖如丹溪治效四人後三人猶
復發而斃以故患是疾者戚里惡聞骨肉遠

避痛苦之餘求死不能求生不得甚至有投
水懸梁自戕其命而啣冤地下者則癘瘋之
慘酷比之瘟疫殆尤甚已乾隆嘉慶間是疾
吾省罕見今則村落中十里五里處處咸有
天地殺厲之氣愈積愈盛或目爲正報或諉
爲劫運余竊非之夫病各有因外而六淫因
乎天也內而七情因乎人也癘瘋則地氣所
主而天與人從此應之大抵染是疾者惟東

南最盛太河以北未有也豈非東南地勢卑
下魚鼈龍蛇之蟠踞濕極生熱熱極生濕二
氣互蒸常則爲嵐爲霧爲烟瘴變則另有一
種濁氣穢氣毒氣與夫似濁非濁似穢非穢
似毒非毒之氣從地而起人在氣交中如魚
在水無隙可避輕則傷及肌膚重則傷及筋
骨又重則傷及臟腑苟非有人焉仰觀俯察
洞見其源而設法以救之豈能使民無夭札

哉余賦性素懶攻舉子業亦不求甚解而於
岐黃術獨好深湛之思每念百病皆有方法
何癘瘋一門獨無專書行世豈天道之好殺
與抑人事有未盡與嘗以此語質之全石劉
席觀先生先生曰是書吾家藏有善本係廬
陵蕭君曉亭所手著治經千人應如桴鼓嘗
欲刊印萬本遍送鄉場應試諸公惜有志未
逮臨終以其書授余謂余能不負所托今老

先大父醒初公素稱博雅

廷試南歸由蘇杭書肆購有古今奇書除經史百家外如天文地理以及醫卜星數無不精通其術先君子曉亭公幼承庭訓口授最真而於醫道更詳蓋以醫乃仁術可以濟人誠如范文正公所謂願爲良醫也嗣是先君子醫人神效素不受謝遠近踵門求方者益衆惟治痛一途尤殫精竭力

旁搜遠索又得各家祕本斟酌損益歷數
寒暑而始集其成而更遵仲景六經之法
治之以故醫瘍百不失一欲公諸世誠恐
傳非其人或以此爲射利之門一再傳後
有失其真者矣鈴陽 劉全石先生孝友
成性古道照人與先君子氣誼相投爲知
心交而於天文地理醫卜星數互相叅稽
如是者有年歲辛酉先君子病篤遣价迎

全石先生於分宜至則縱論古今其病若
失一夕謂先生曰爾我治癘一法所活不
下數百人欲將所註癘疾輯要及所記癘
疾備要二卷俟歲首後刊刻萬本卽在江
西鄉場分送應試者又聞粵東多癘亦印
送萬本遍送鄉試諸公今墓木拱矣無後
望矣若成此事非君未有可託者乃檢出
輯要備要二書再拜而授之先生亦再拜

而受之二人握手淚下馨等亦泣而誌之
不敢忘不逾月先君子捐館舍矣厥後
全石先生罕至吉州而馨等兄弟亦橐筆
遨遊羊城十有九年饑軀依人未能刊布
其書今仲夏先生命其主器東昌君冒暑
來舍道及同邑孝廉袁春臺先生欲集
同人刊布此書馨聞喜甚愧甚愧者馨
兄弟徒讀父書不能成先志也喜者喜善